

当代**艺术家** [文献研究]

WENXIANYANJIU

CONTEMPORARY ARTIST

第一辑

「程大利」的山水艺术
「冯今松」的花鸟艺术
「喻继高」的工笔花鸟艺术
「石虎」的艺术世界
「江文湛」的花鸟世界
「朱道平」的山水赏析
「曾来德」的水墨艺术



当代艺术家

文 研
献 究

第一辑

DANG DAI YI SHU JIA

主 编 凌新稳
责任编辑 郑学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艺术家·文献研究. 1/ 凌新稳主编.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6.7
ISBN 7-80220-034-2

I. 当... II. 凌...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中国画—艺术评论—文集 IV. J222.7

中国版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734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艺术顾问: 冯 远 刘大为 程大利 林 镛
谢 海 朱道平 张立柱 江文湛
崔振宽 贺 成 吴山明 田黎明
冯今松 孔 奇 石 虎 李佰虎

主 编: 凌新稳

责任编辑: 郑学文

设 计: 崔丽芳

印 刷: 北京东方明珠印刷有限公司

声明: 本书所有图片及文字作品著作权人授权本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翻印、传播。

当代艺术家·文献研究 第一辑

主 编: 凌新稳

*

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8.5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220-034-2

定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艺术家

文献研究

目 录

02/13

风格沉逸的山水艺术

——程大利的画

文 / 邵大箴

14/23

龙门跳出是真龙

——冯今松花鸟画品评

文 / 周韶华

24/35

著名画家喻继高作品精选

36/45

“东方状态”中的石虎艺术

文 / 马钦忠

46/55

终南自古出贤俊

——访著名国画家江文湛先生

文 / 维 传

56/65

当代名家朱道平山水画赏析

66/75

笔墨的解放与天地精神

文 / 曾来德

76/85

关于“守望中国画的精神家园”

文 / 王宁宇

86/97

在自由和严谨之间

——孔奇的人物画新作

文 / 邵大箴

精神空间的生命风景

——孔奇的水墨画

文 / 徐恩存

98/107

高韵深情、风规自远

——李光伟写意花鸟画艺术赏析

文 / 蜀都·扬子

108/125

花鸟画在当代发展的可能性

——兼评李佰虎的“大花鸟系列”

文 / 贾方舟

126/135

气韵贯通抒胸臆、雄峻空灵见风神

——评陶文元的山水画

文 / 贾德江

136/137

董天昊的艺术世界

本书焦点

2006 艺术家像册



大利



冯今松



喻继高



石虎



江文虎



朱道平



曾来德



张立柱



孔奇



李光伟



李佰虎



陶文元

我们关注的是学术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Cheng Dali, a middle-aged man with a slight smile, wearing a dark baseball cap and a vertically striped button-down shirt. He is standing outdoors with a stone wall and foliage in the background. His arms are crossed.

程大利

1945年生，江苏徐州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曾主编《江苏画刊》、《中国艺术》。1989年参加《中日水墨画交流展》，获一等奖。1991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程大利水墨画展》。1992年在马来西亚连城画廊举办《程大利画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1993年参加德国海因巴赫夏季艺术节，展出作品10件。1995年在南京举办《荷花系列——程大利水墨画展》。1996年在江苏美术馆举办《悠悠天地间——程大利山水作品观摩展》(江苏省美协办)。1996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与李建国举办作品联展。1997年参加法国秋季沙龙展。1998年在甘肃兰州举办《程大利画展》。2000年参加《百年中国书画》(文化部和中國美协主办)。2002年参加《世纪风骨——中国当代艺术50家展》。2003年参加《东方之韵——当代中国画成就展》(中国画研究院主办)。2004年在德国慕尼黑阿尔瑞希特画廊举办个人画展。参加《2004·黄宾虹奖获奖画家作品展》，获黄宾虹奖。2005年参加《第二届当代中国山水·油画风景画展》，获佳作奖。此外，曾参加第六届、第八届、第十届全国美展，参加第二届中国人物画展等国内外重要展览。

风格沉逸的山水艺术

——程大利的画
文 / 邵大箴

大利出生在地处大江南北分野的古城徐州，从小受到北方和南方文化的陶冶，他身上很自然地兼有北人的豪迈和南人的灵秀。这一特点也见于他的水墨语言，他作画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笔苍劲而灵动。他审慎而放松地点擦皴染，自由驰骋，不求笔到，而求意到。墨色由浅入深，有时精心层层积染，有时及时捕捉和留住偶然得来的墨色效果。在写与染的关系上，写不到时，他力求“染”到。总之，他充分运用他掌握的辩证原理，处理水墨中最重要的浓淡虚实、刚柔轻重的课题。

程大利君跻身于当代中国画名家行列，是经历了顽强拼搏的人生历程的。虽然他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就耳濡目染，受到文艺的感染，但因为客观的社会原因，他没有受到系统的艺术教育，基本上是靠自学、靠实践，一步步地走进艺术殿堂的。看看他的艺术历程：

1971—1980年先后担任沛县师范学校美术教师和沛县文化馆创作干部，从事年画、宣传画和水墨画创作，艺术和写作才华崭露头角，受到人们的关注。1980年调入江苏美术出版社，美术编辑工作使他有大量接触民族艺术遗产，关注当代艺术思潮，广泛接触各种类型和风格的艺术家的机会。这些都使他极大地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文艺修养和品评水平，也更促使他在艺术上奋发图强。他的美术作品多次获奖，他的创作信念大大增强，决心向艺术的深处、高处挺进。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艺术革新思潮和90年代的回归传统趋势，大利不仅十分关注，而且冷静辨析，分清主流与支流，热情支持其中合理成分，扶植新生力量。作为艺术实践家，他也从中吸收不少养分。大利的才智在江苏美术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担负要职期间得到充分施展，同时在艺术创作上取得累累硕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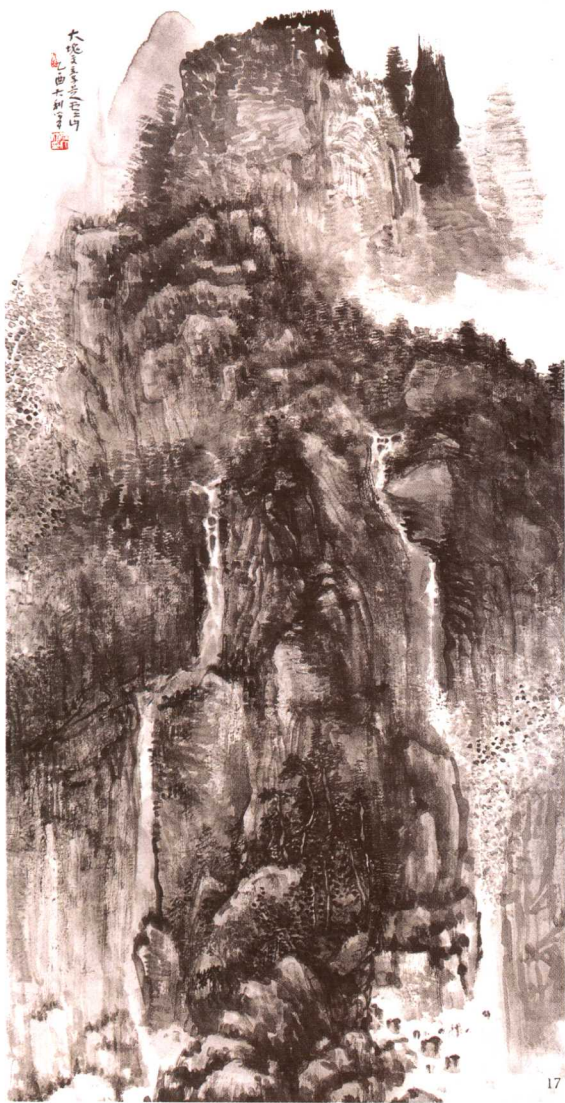
我之所以简略地回顾大利的艺术经历，无非想要说明画画这件事，不一定非要受学院训练不可，尤其是画中国画，可以通过揣摩、临仿前人作品掌握入门本领；而要成为一位艺术家则要有社会经验的积累，要有对人生的体悟，要有长期的实践经验，还要有丰厚的文化修养。我读过大利的一些优美散文，写他在文化馆和出版社工作期间的一些动人故事，我觉得他的那段生活，对他以后的艺术成就有重要的影响。我甚至想，假如大利青年时期一路顺风，从学校到学校，没有经受那么多的磨炼，他也许在艺术上不会有今天的风采。

天赋、勤奋和机遇是一个人成功的三要素。改革开放为我们发挥才智创造了最良好的环境，但如果我们不能审时度势，没有敏锐的感觉和把握客观事物本质的能力，机会也可能在我们身边悄悄溜走。大利之所以能及时把握机遇，在艺术上和事业上取得成就，得益于他的天赋和勤奋。勤奋这一点，在他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他的艺术创作几乎都是在他繁重的编辑事务和社会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完成的。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可贵的品质，那就是他对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都予以关注和研究的才能，一种力求用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和处理问题的辩证精神。应该说这是他的特殊天赋吧！

我觉得包括绘画创作在内的一切艺术创造里面充满了辩证法，大至生活与艺术、客观与主观、观念与技巧、形与神、虚与实的关系等等，小至整体



浮云不共此山齐 360cm × 146cm 2005年



大块文章是云山 138cm × 69cm 2005 年

着、流畅，画面一气呵成，颇有整体气势，反映了他性格中豪爽的一面。但在处理细部如山石、树木和流水时，又不失细致、“温情”，耐心用笔意积成，让人细细咀嚼回味。这或许是他性格中柔和、儒雅一面的自然流露。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大利出生在地处大江南北分野的古城徐州，从小受到北方和南方文化的陶冶，他身上很自然地兼有北人的豪迈和南人的灵秀。这一特点也见于他的水墨语言，他作画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笔苍劲而灵动。他审慎而放松地用笔线、笔触，顺笔、逆笔，中锋、侧锋，拖拉搨捺，点擦皴染，自由驰骋，不求笔到，而求意到。墨色由浅入深，有时精心层层积染，有时及时捕捉和留住偶然得来的墨色效果。在写与染的关系上，写不到时，他力求“染”到。总之，他充分运用他掌握的辩证原理，处理水墨中最重要的浓淡虚实、刚柔轻重的课题。

古人说要写山水的真性情，山水本身藏有客观存在的真性情，这需要艺术家去深入体验，做到“物我交融”，即“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的境界。但真正能体验山水真性情的艺术家，必然自己是具真性情的人。所谓人的真性情不外乎真诚二字。中国画品中历来讲“格调”，我看画家和作品格调中最重要的品质也是真诚。大利努力用自己的真性情写山水的真性情，写得流畅，写得自在。他十分注意锤炼自己笔墨功力，但他不为笔墨而笔墨，笔墨既是他写丘壑的手段，又成为他在自我愉悦中传达精神和感情的工具。

大利的绘画创作靠自己的勤奋和悟性走到了今天，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绩，但他不满足，他的学养提示他，他要继续努力向大自然学习、向传统学习，锤炼自己的艺术语言，强化自己个性风格。自信而又谦逊的大利，在艺术的征途上一定能越过一个个山头，向着理想的目标大步前进。

与局部、线条与色彩、笔与墨的相互作用等等，处处都需辩证处理。辩证处理决不意味平均对待、折中调和，相反，艺术家在趣味爱好和个人形式风格的选择上，完全允许有某种“偏执”，艺术家可以“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但是，偏执也好，一意孤行也好，必须是在对问题有全面认识、顾及到事物的各个方面，也就是必须是在有辩证观念基础上的自觉选择，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有辩证思维的片面性”。总之，有个性风格的艺术一定是有辩证思维的人。

大利最早接触绘画创作、尤其在创作有现代生活情节的人物画时，遇到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写实的造型能力，他为此花费了不少精力。但当他绘画本质、特别对中国画原理，有较深入的理解之后，他的兴趣和注意力逐渐放在用笔墨来营造绘画意境上，这首先反映在具有古意的人物画创作中。而当他的创作重点转移到山水画之后，他在这方面的探索热情益发不可收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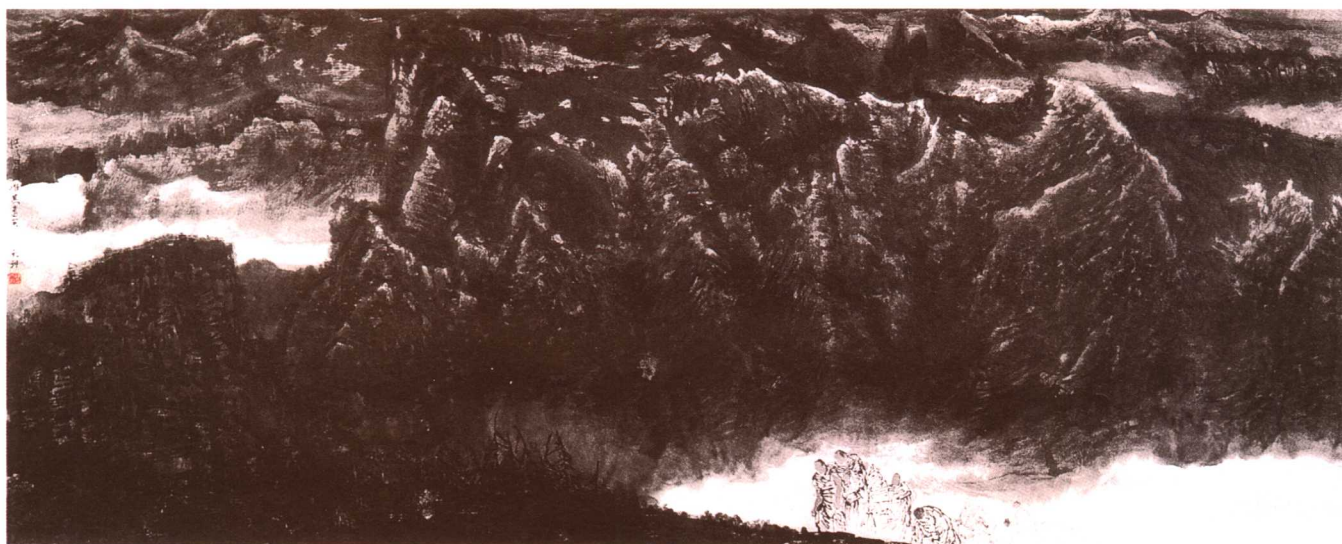
中国山水画要写景，更要造境、写情、写意，如何通过写景来造境、传情和表达观念，是历来艺术家在实践中苦苦求索的。大致说来，在传统山水画中至少有两大流派：偏重于写丘壑和偏重于通过笔墨来表达感情的。当然，偏重于写丘壑的，也讲写意、抒情，也讲笔墨趣味；反之，偏重于笔墨传情写意的，也不可能不写丘壑。虽然，这两派都是写“胸中丘壑”，都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原则，可体现在画面上的艺术追求，毕竟各有侧重。尽管20世纪以来山水画传统中增加了融会西画体面造型因素的新派别，但基本上也是为祖国山河写照、写真山真水和借写山水移情寄兴两大派系。大利深谙中国美术史，对古代山水画理论和当代山水画的格局有清晰、明确的认识，他必须做出选择，是回归文人画笔墨传统以求开拓，抑或在写真山水中力图创新。综观大利近十来年的创作，他靠自己的辩证智慧，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看真山水，写真性情，在写生的基础上写意、写趣事、写心。

大利从祖国山河、从大自然中大口吮吸养料，他平时注意观察周围自然景色，他多次行程万里到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地去写生，领略大自然雄壮之美。以真山水作为自己的创作资源，用笔墨来写山水的真性情，表达自己的真切感受，并使这种表达方式潇洒风流、自由自在，是大利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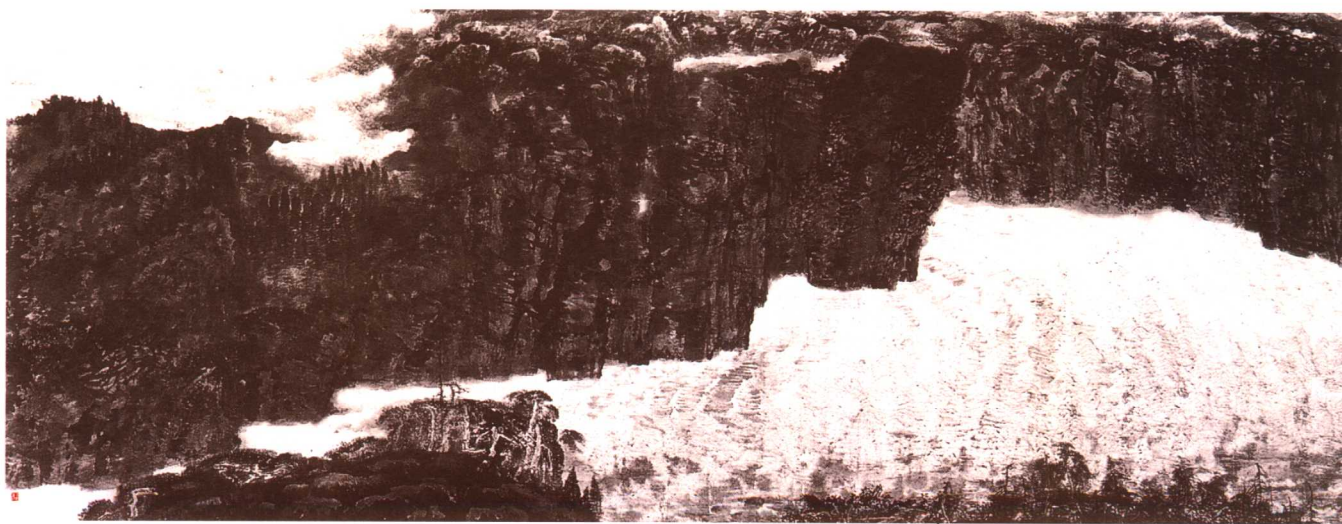
我看大利的山水，突出的感觉是浑厚、苍茫而抒情，有“沉逸”之气。他懂得古人说的“山水忌绝巧”的道理，他偏爱写祖国山水的宏伟、壮阔，他多次到祖国西北地区用粗放笔触画那里的山和原野，画得沉



曲尽笙箫息 360cm × 146cm 199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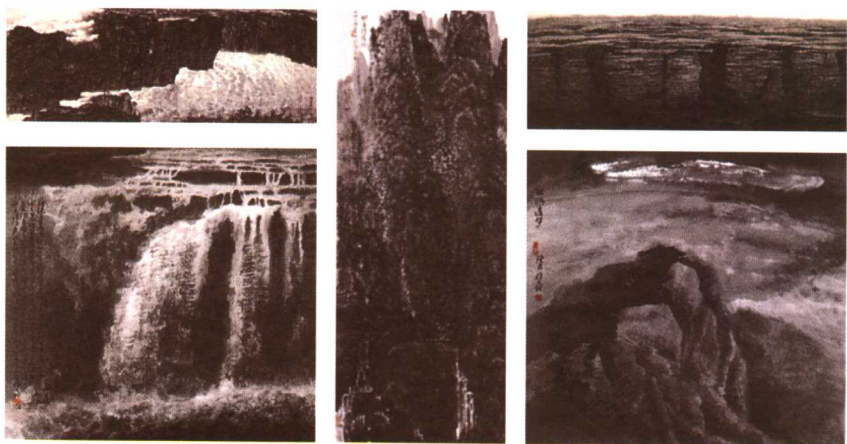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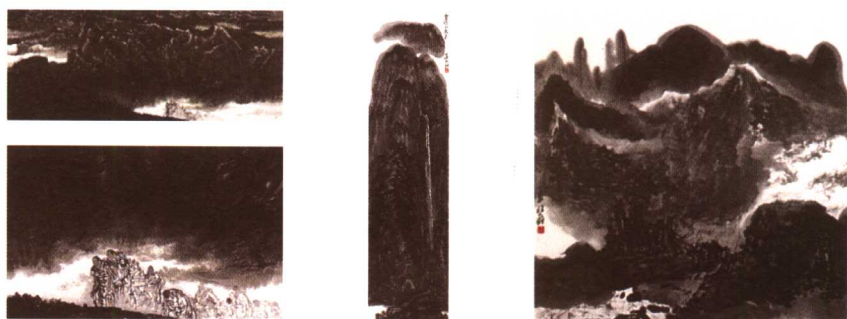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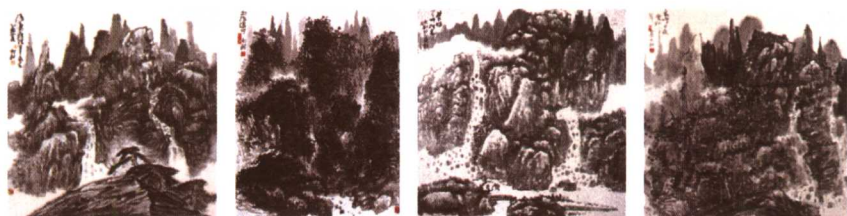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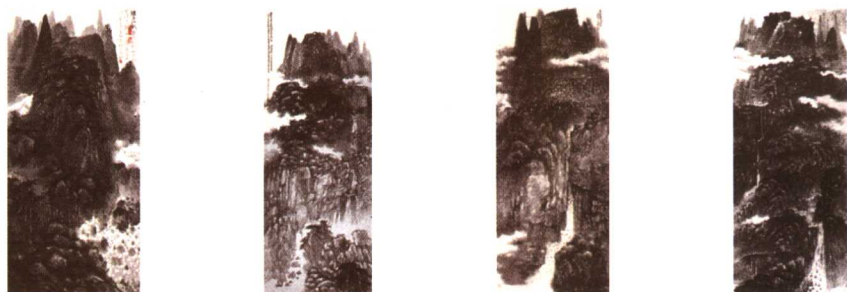
朝圣之路 360cm × 146cm 20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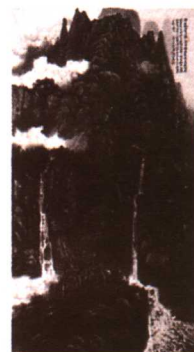


黄河之水天上来 360cm × 146cm 2002 年

程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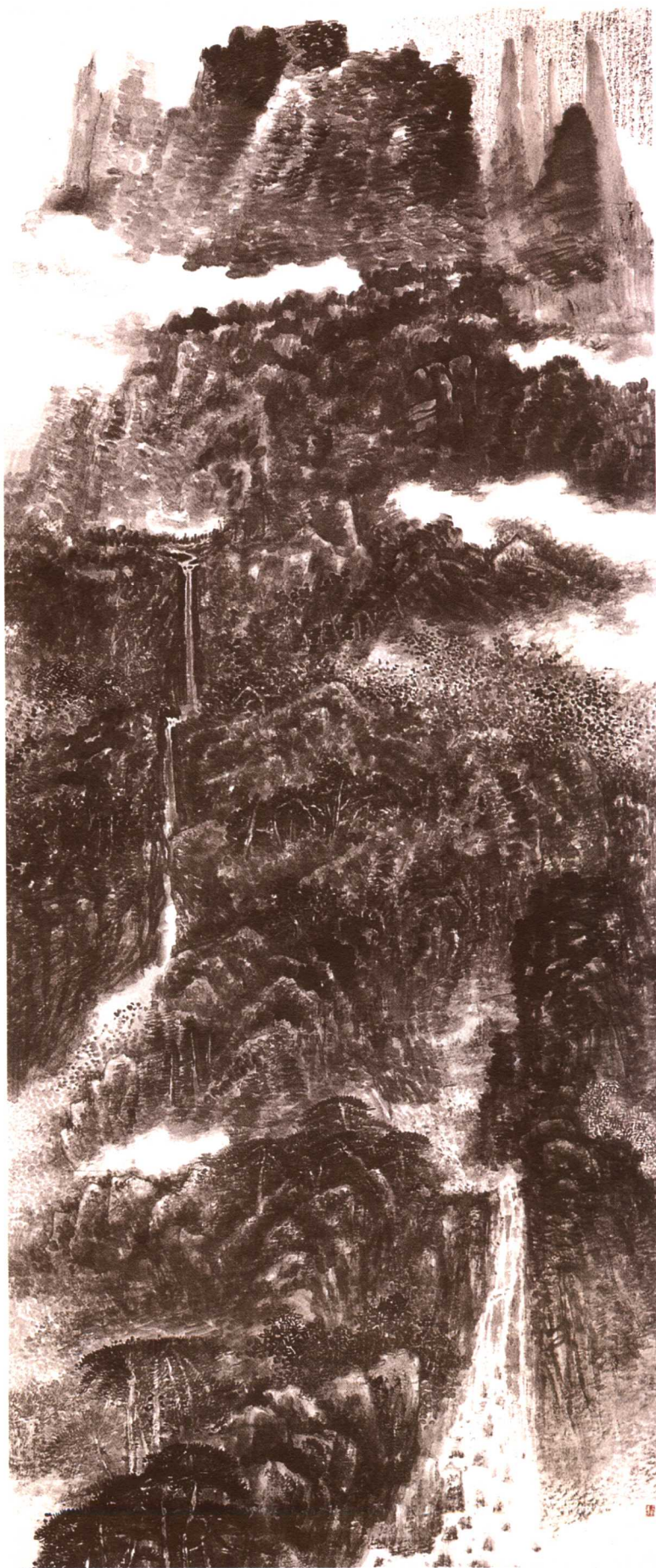
水墨作品目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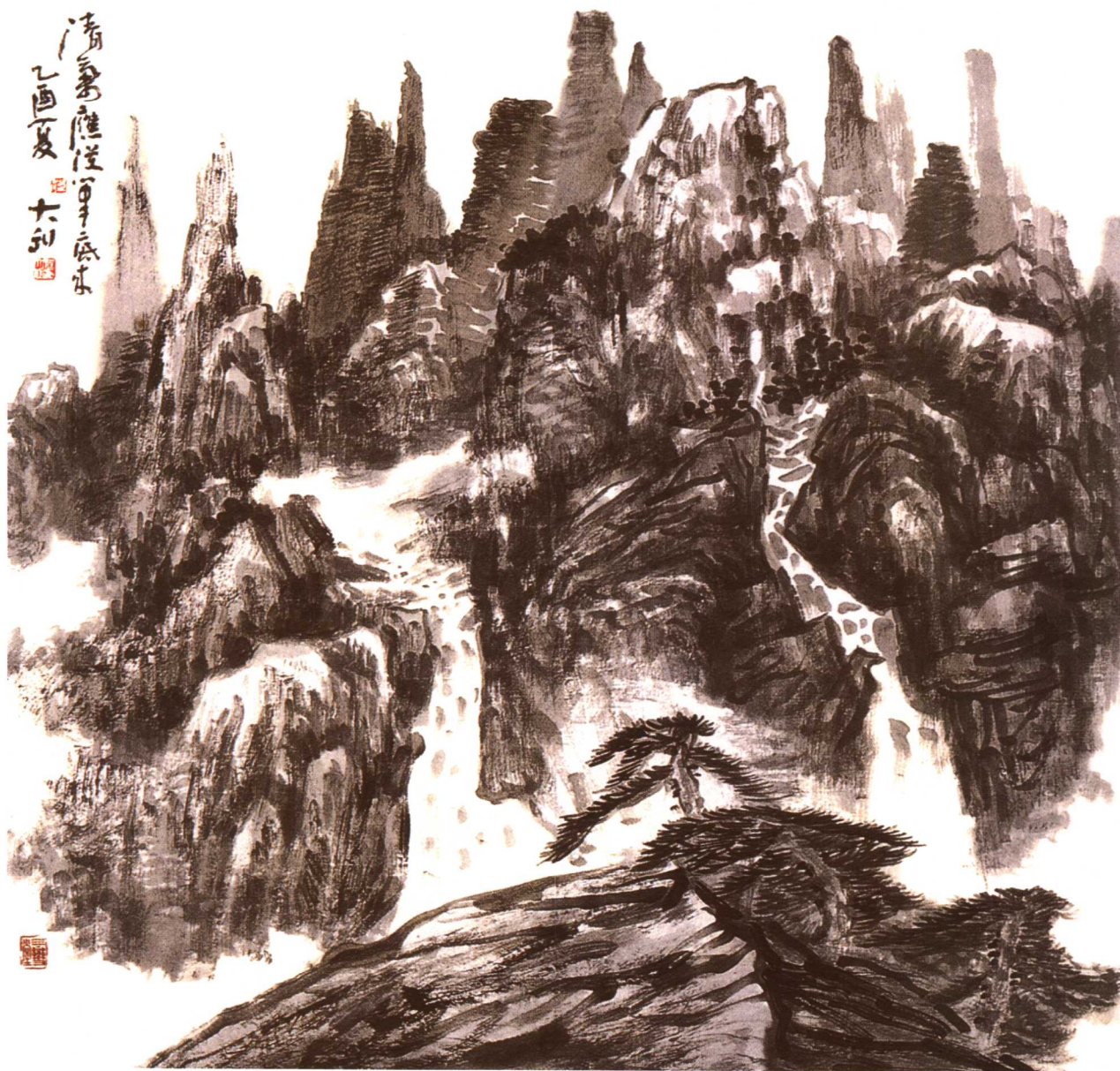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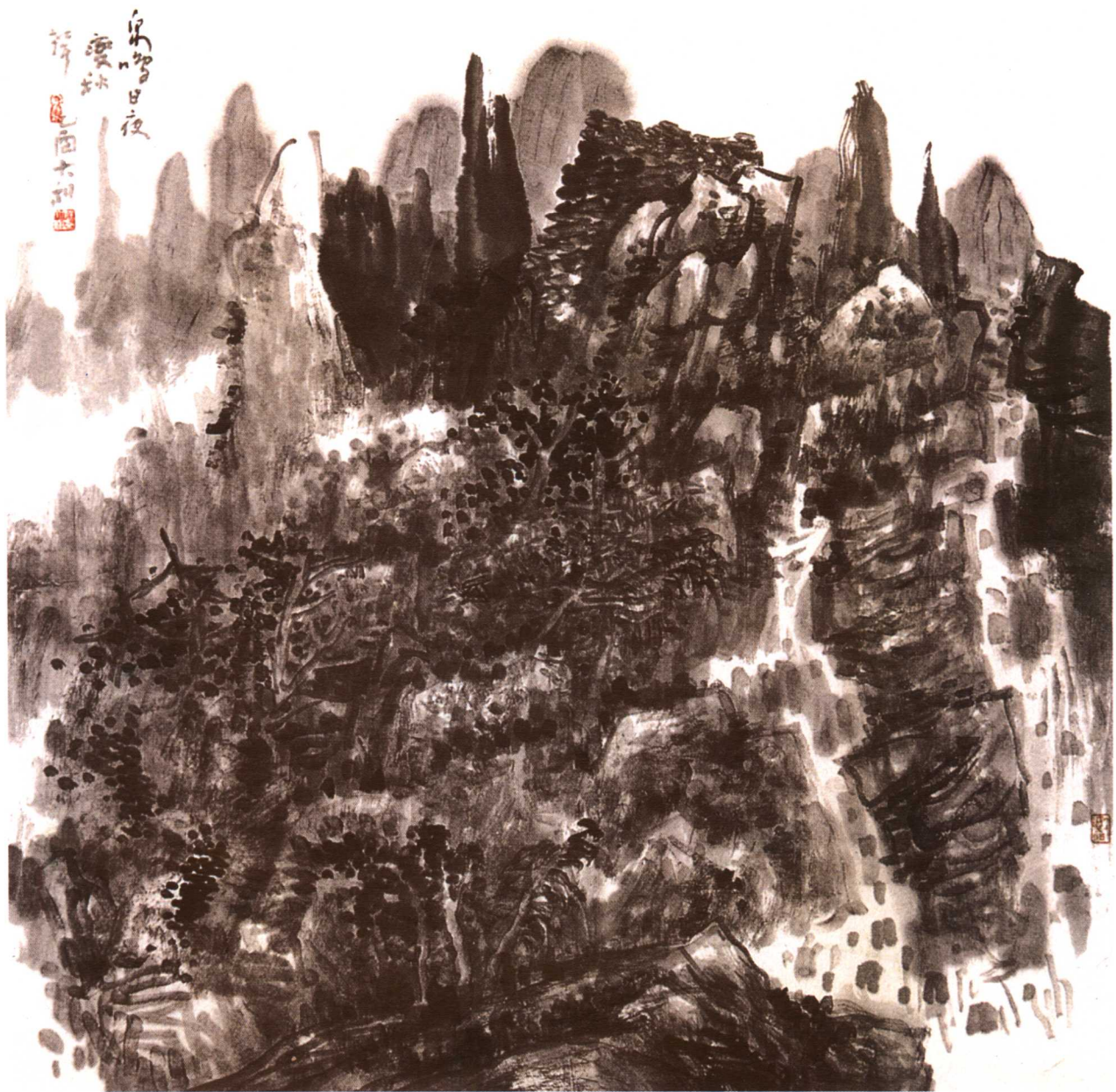
此地高阔可一游
360mm × 146mm 2004 年



此境听得高人语
360cm × 146cm 2005年



青气应从笔底来 69cm × 69cm 2005 年



泉鸣日夜变秋声 69cm × 69cm 2005 年

诸家评论文摘



诚然，他过去的画画得颇有灵气，清秀、飘逸、散脱，画得江南风流雅韵之妙，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温情，像他对人的亲和品格一样，反映出他受长江三角洲文化氛围陶冶的性格的一个侧面。不过，这类画优雅有余而浩气不足，缺乏时代的震撼力，与他的人格本质还有很大距离。由于顿悟的爆发力，1995年的西北之行新作，他找到了自己深处的性格本源，他笔生波澜，刮起一股旋风，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很明显，他是在对自己进行“否定之否定”。这既是自己的批判，对自己的解放，也是对本我的再认识、再开发，可说是一次大调整和重构。

生命进程就是自我自下而上和自我创造的历史；艺术创造的最根本的力量是对自我优势的发现与开掘；艺术家灵性的密码是对现实生命的发现并能提升为另一种存在——艺术的独特语言图式。

依我的经验判断，处在程大利现在的岗位上，他的一举一动牵扯着一些人们的利益关系是否平衡，因而他时时处在矛盾的焦点上。在人性深处，当“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受到各种困扰，赞美与憎恨交织着，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是相当难保持住纯真自我的。人的本质处于被异化的威胁之中，在此情此景下，就很难与“道”源头相接。没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意志力就不可能再去做艺术家。

令人欣慰的是，我从他的西北之行的新作中，看到他找到了一方净土，寻找到“道”的活水源头。这当然还要看他对于异化力量能抗争多久。因为就范于某种现行模式，可能意味着落入陷阱；而屈服于某种压力，也难怪对自然关系的真正追求。只要有异化力量的支配，就很难有对艺术的真正感觉。所以先贤前哲们呼吁“澄怀观道”，“畅神而已”。因此，要保持澄澈空明的心态，才能与“道”有缘。

有鉴于此，对大利君的新探索，感到十分可喜可贺。

——周韶华

程大利的“师心”，应是为着强调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来的，特别是针对学习先辈传统的态度和方法而来。只要回想一下石涛题画中反对因袭模仿，不求独创的那句名言“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宜其不能出头地也”，就可以对大利的“师心”所指进入豁然开朗的境地了。

大利也与许多编辑同行一样，会发生“编创矛盾”；但是，既然“编”与“创”处在同一个人的统一体中，两种矛盾的对立方面若是处理得当便能够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大利的多才与多能，我想不仅由于他精力充沛，而且同他的个性、气质以及全部阅历和目前工作的条件有着密切关系。

看他那些澄怀以观道之作，很难想出他在8小时之内的劳动有多么紧张。也许正因为8小时内十分紧张，所以他的作品恰好是8小时外的一种解脱，一种静观，一种超然，具有种超出功利之外的境界。虽然如此，程大利却并非游戏人生。我们不妨以他的入世精神与艺术追求，看待这位“师心居士”。

——沈鹏

大利的荷花系列，浑厚朦胧而又淋漓酣畅，营造出古雅清新、大朴不雕的高格调。“灯火三更忙里闲，挥毫便入池中趣，求画之外有多味，柳暗花明不须扫”。他这首《西塘幽境》的画跋，道出了自己作画的浓厚兴趣和忘我状态。

大利的人物系列，最能展示他从南到此、从东到西，从秀美到壮美，渐次敞开胸襟、同朴天地、契合天籁的过程。

——崔墨

在我眼中，程大利不仅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学者，他比一般意义上的画家有学问，

云淡山泉长
140mm × 35mm 2004年

有思想,他是站在史论的高度去选择自己的艺术道路的艺术家,这是他与一些当代职业画家的一个内在区别。当然,程大利还是出版家,过去现在他都曾主持编辑出版过那么多好的出版物,有的还获过奖。

程大利应该属于现代意义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他的艺术创作中有理性的智慧,有学者的修养;而他的出版、创作、理论又三位一体,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凝聚着这一代人的文化理想与对社会、人生命运的思考和关切。我想,仅凭这一点,我们便足以确立程大利的特殊文化身份,并正确估价他置身的艺术制高点。我以为,正是有他这样的文化人续接中国文化的命脉,民族文化才得以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就我了解,程大利的精神世界是独特的、是诗意的、是孤愤的,自然也是苍凉的。透过他待人处世的热情和广交朋友,透过他周旋世俗处理事情的干练利落,我们应该领略到他那遗世独立的心绪和不免于进退、出入于世俗间的无奈与困惑。这种困惑、无奈孤寂、苍凉,深而究之,难道不是历史有良知的文化人所共有的吗?我以为这种可感难言、期默于千载的东西,正是传统文化精神的慷慨悲歌与千载寂寞的意绪。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独立苍茫自咏诗”的心境意绪,才有了程大利的西部山水系列作品。

——梅墨生

他寻求心灵超脱的方式,用画笔与师友亲朋交流谈心。有时,当绘画不足以表达他全部的心绪时,会生长出一些缺,他将在无月的暗夜去欣赏一种声音,品味秋蠹日鸣唱和寺院的诵经声,这是画不出的,但它会逗得你心潮难抑。这是程大利的心语之声。大利的艺术是心的承诺。

如果一个艺术家把艺术的精神生活当作功利目的价值来承诺,那么这个被承诺的艺术之“家”只是一种词语意义上的“家”,名词为“金钱”的价值指标,艺术原本的美好和快乐将成为其终生的遗憾,膨胀的“价值”承诺最后经验成为一种无法收拾的残局,一种倾注于自设的陷阱。

心的承诺,是视艺术活动为重返身心的行为,一种师心、化心、净心得精神答复,那是我们之所以为艺术的最初和最真的需要,一种最接近艺术,离艺术最亲的情感和愉悦。净心的承诺虽不能随时随刻把内在于里的诗心加以保证,但因为真,从主体上明净了一关怀,它是惟一让我们精神自由的飞地,是既远又近的方位,这个方位同时为有“心”之人承载。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师心”是程大利永恒的家,他将自己锁在“师心居”中,画《荷》、画《西北行》,画看到又见不到的许多东西,然后盖上“师心居主”那方闲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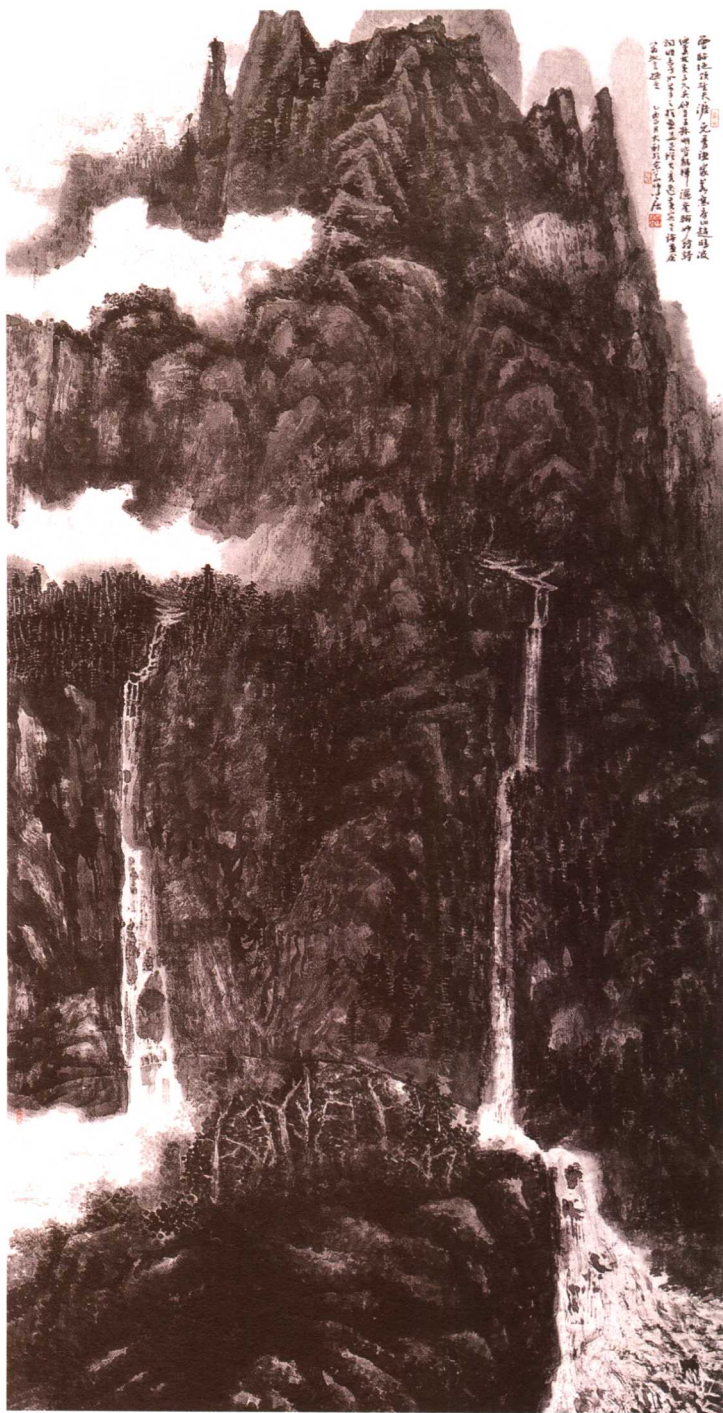
程大利雅致、清逸、灵净的作品承诺的不仅是高远的艺术语境,而更是一种当代艺术家的品格、胸怀、才情和生命精神。

——洛齐

画画本身更是一种自我修行,自强而为之,苦而为之,均虽远上乘。大利绘画,“是因为拿起笔时心里很愉快”,他说柔毫可让人把返自然,融入一种无我无人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里可以自省心灵,得到陶冶和净化,这是一种高境界。

读大利的画,又很自然,又想起他的行文,他不仅好读,更喜笔耕,他先后出了两本专集,一是《那片蓝天那方土》,一是《宾退集——灯下谈艺录》,再加上那些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随笔、评介,恐怕早已有百十万字了。我真不知道他哪能挤出那么多的时间,哪有那么敏捷的心思,哪有那么丰富的文字根底能造就行云流水般的美文。他写作,犹如他画画,研究心境,以轻松休息的方式直抒胸臆。

——陈咏华



曾临绝顶生天涯 240cm × 125cm 2005年